

吴翔宇 著

鲁迅

时间意识的文学 建构与嬗变

时间命题的建构与文化意义的拓展

时间场的衍射与进化观照

「终极」的否定与「辩证性」时间的建构

时间意识之「变」

鲁迅

时间意识的文学
建构与嬗变

吴翔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 / 吴翔宇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04 - 9236 - 8

I. ①鲁… II. ①吴 …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①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047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国恩

鲁迅研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是一门显学。这不仅因为它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家，而且还因为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实际上承担了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

五四时期，大多数读者是从反封建的意义上理解鲁迅作品的。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就做了一篇《吃人与礼教》表示声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展开。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批评家为了突出“革命文学”的时代意义，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战斗性，对五四文学发起了批判，认为五四文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自然包括对鲁迅的批判：“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

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①左翼开展批判的目的，是与五四文学划清界限，好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辟道路。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批判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而当这些左翼批评家后来受命与鲁迅建立联合阵线，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与鲁迅携手找出一个适当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因为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进步了，左翼才有了与鲁迅合作的基础。这表面看来是对鲁迅的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鲁迅早期的小说仍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而这种保留，为双方此后的合作埋下了冲突的伏笔。

真正从理论上弥合了左翼文学与鲁迅双方思想裂隙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不是片面地站在左翼批评家的立场上，而是以更为阔大的视野，把鲁迅与左翼文学一起纳入新民主主义的范畴，使两者获得了同一性。于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成了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差异，从而消解了五四时期的鲁迅与左翼文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鲁迅按照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成了左翼文学的一面精神旗帜，他的方向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此以后，鲁迅作品的意义就开始从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方面得到解释。比如强调它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革命与群众关系的问题，革命的动力问题，辛亥革命失败教训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还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探索才逐步得到解决，而鲁迅在他的前期小说中就提了出来，并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他能不伟大吗？不过，从中国革命

①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

的角度研究鲁迅，显然放大了鲁迅作品的革命意义，而其启蒙的意义，比如对国民性的批判，五四式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忽视。问题还在于，当这种研究模式所要服务的政治本身走入歧途时，整个研究就会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潭，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其学术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适应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富仁的《呐喊》和《彷徨》研究，打破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思维定式，转而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审视鲁迅，认为鲁迅前期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一成果破除了迷信，激活了人们的思想，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鲁迅研究的领域。

可以这样说：鲁迅研究领域集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为出色的一批学者；鲁迅研究领域中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是与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不同政治力量较量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结果，因此它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重大变革的预告来看的。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 20 世纪末世俗化思潮的兴起，鲁迅研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多元化，人们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念，再也不用绕着弯拿鲁迅说事。于是，鲁迅研究不再负载意识形态整合的政治使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当鲁迅研究成为一个纯粹学术问题的时候，鲁迅的伟大与否，鲁迅是思想革命的镜子还是政治革命的象征，鲁迅的思想变化发生在哪个时期等问题，只是为热爱鲁迅的一些批评家所关心，而与一般大众没有多大关系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一般读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且非常看重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不再

像以前的读者那样需要批评家来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来告诉他们怎样理解鲁迅才是正确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反感批评家的教训人的架子，偏要按自己的标准来理解鲁迅，而现实的条件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哪怕他要违反社会的共识把鲁迅读成他所愿意的那种样子，只要不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也是他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批评家更不好教训。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研究不再介入现实问题和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批评家的学理探讨或者自我言说，它的影响力再难重现从前的辉煌，显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对鲁迅研究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学术从属于政治，或受政治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是难以避免的（在那样的时代，这种研究也发挥了积极而且重要的作用），但在更多的时候，学术还是应该回归学术。学术可以经世致用，但主要还得通过学术的途径来发挥其影响力。

鲁迅研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以证明“告别革命”后“鲁迅”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再停留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不管它是政治革命还是思想革命，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了人生哲学的层面，深入到了思维形式的层面，与千百万人的人生实践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的梦想、追求、苦恼和希望联系在一起。换言之，“鲁迅”的意义要成为许多人精神生活和人生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显然，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吴翔宇当初选择鲁迅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是为他感到一丝担忧的。我们一起探讨论文的构想时，我曾提醒过他注意这个选题的难度。但当他完成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又感到了欣喜，因为我看到了一个青年人，在鲁迅研究面临挑战的时候，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学术道路上前进了一大

步。他考察鲁迅在其文学世界所贯彻的时间意识，并把这作为认识鲁迅精神的一个切入口，向人们展示了鲁迅复杂的思想、坚强的人格，而这显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鲁迅，认识鲁迅所坚守的信仰，认识鲁迅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这样的成果是学术性的，然而又具有现实的意义。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探测，本来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的精神品质的探测，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历史和未来的能力的一种探测，也是对研究者自我信仰和信念的一个考验。通过这样的研究，研究者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还会影响到人，影响到对鲁迅怀着敬仰、追求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梦想的人们们的精神世界。

时间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要透过时间问题，探视鲁迅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考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考察他关于革命、进化、生命、人生意义及自我拯救等问题的思考，是需要很强的抽象思辨能力的。吴翔宇的论文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要由读者来评判，但我要说一句，他的确是做出了重大努力，且尽其所能保证了论文逻辑上的清晰和学理上的一致性，达到了一个年轻人不太容易达到的思想的深刻性。当然，由于选题本身的思辨性，论文的文字表述比较抽象，会使一些读者在阅读时感到一点困难。但这不要紧，只要认真读下去，我想是能够理解，并且有所得的。

在吴翔宇的博士学位论文将要出版的时候，我写下这些感想和意见，作为我们共同切磋学问时光的一个纪念。我期待着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且走得更稳健、更迅捷。

2010年12月12日记于武大九区寓所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
二 传统历史观的崩溃与现代时间观的开启	(6)
三 时间想象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18)
 第一章 批判静态时间的进化意识	(23)
第一节 停滞或中断的时间图景	(23)
一 主体意识的“非成长性”	(24)
二 对话时段的“未完成性”	(46)
三 记忆认知的“无自觉性”	(60)
第二节 时间命题的建构与文化意义的拓域	(71)
一 对“以幼为本”的时间伦理性反思	(71)
二 对“革命”的时间现代性发微	(85)
三 对“死亡”的时间本体性体悟	(96)
第三节 时间场的衍射与进化观照	(108)
一 “过去”、“将来”当前化的时间场态	(109)
二 进化观念烛照下的现代时间诉求	(119)
 第二章 关注主体存在的中间意识	(129)
第一节 意义失据的时间境域	(129)

一	时间“经验性”的生成模式	(130)
二	时间“断裂性”的瞬时状态	(137)
第二节	存在的去蔽与时间可能性的开启	(146)
一	时间运动的动力机制	(147)
二	领悟时间存在的聆听与解释	(157)
三	张力结构中的时间路向	(167)
第三节	面对虚无的时间拯救	(181)
一	“终极”的否定与“辩证性”时间的建构	(181)
二	反抗循环时间的绝望选择	(193)
第三章	实践古今融通的历史意识	(202)
第一节	古今杂糅的时间形式	(202)
一	古今视界的“融合性”	(203)
二	文本时空的“互文性”	(211)
三	时间叙述的“知觉性”	(220)
第二节	历史距离的消退与时间话语的出场	(229)
一	破除历史起源神话的时间策略	(229)
二	日常叙事拆解宏大叙事的时间塑形	(238)
第三节	历史过程的推导与多向度的时间思维	(247)
一	“通变”观念与文化转型题旨	(247)
二	“分延运动”与“中间物”意识的焦虑	(254)
第四章	鲁迅时间想象的“变”与“常”	(262)
第一节	时间意识之“变”	(262)
一	“中间物”意识的嬗变	(263)
二	“进化论”思想的嬗变	(273)
第二节	时间意识之“常”	(281)

目 录

一	“执着现在”的时间思想意蕴	(281)
二	“时间空间化”的文学想象	(307)
结语		(326)
主要参考文献		(333)
后记		(341)

绪 论

一 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以“时间意识”为视角势必将研究对象带入深邃的哲学世界中。鲁迅本身是一个闪烁着哲学光彩的巨人，因此，以“时间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鲁迅，既承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基本命题^①，也深化和拓展了该命题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而论，围绕着这一论题，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鲁迅核心思想——“中间物意识”为出发点，挖掘其时间命题的文化意蕴和深层的思维模式。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汪晖，他提出了“历史中间物”概念，尤注重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回归到了鲁迅的自我认识史或内在精神史，将鲁迅小说视为“一座建筑在‘中间物’意识基础上

^① 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鲁迅研究受到了俄苏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我们从陈涌、唐弢等人的著述中可窥见一斑。他们从反映论的角度把握鲁迅，但所受的精神禁锢诸多，思想定于一尊，把鲁迅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到了80年代，一些鲁迅精神的重要命题的开掘基本形成于此时。王富仁就提出了“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继之，王晓明心理分析方式的运用，汪晖在精神悖论问题上的思考，以及王乾坤浓郁的哲学阐释等都将鲁迅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的完整的放射性体系”^①。十年后，王乾坤再提出鲁迅研究的“原点”——“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凸显了鲁迅研究的生存论视阈。所谓“原点”无非是其生存原点，而生存是时间范畴中的时间基点，“‘中间物’与‘时间’是同一的”，“中间物问题同时是人在生存论上的时间问题”^②。吴康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时间境域》^③同样在这方面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研究。他认为时间境域是新文学不可避免的一个文化命题，而“历史中间物”就产生于具体的时间境域之中，从知识分子的孤独命运与被启蒙者时间分裂的双重时间结构来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问题。叶继奋最近发表的论文《以沉思、探究的方式逗留于世界近旁——〈呐喊〉〈彷徨〉的文本间性及时间之思》^④，从《呐喊》及《彷徨》的文本间性来探讨其时间意义，与“历史中间物”的本质相结合，分析了作品中人物循环以及作为“他者”身份建构的时间特性。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近来关于鲁迅“时间意识”研究的主要方向，对这一思想的探询，不但弥补了从“文学性”或“审美”来理解鲁迅深邃复杂的时间意识的局限，而且将鲁迅时间意识的研究拓展到了生存论等哲学领域中来。

第二，以鲁迅文学作品的叙事手法和技巧（如“时间叙事”、“时间形式”、“时间意象”等）为切入点，透析其背后所生成的时间思维和意义建构。王富仁从叙事学出发，认为鲁迅小说文本内部交织着两种时间观念：“一个是企盼变化与发

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②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③ 《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3期。

④ 《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展的作者和他的读者的时间观念……而另一个是只有‘转换’意识而没有‘发展’观念的社会群体的时间观念以及由他们构成的现实社会状况。”它们分别构成了体现“有转换但没有发展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情节线和体现“作者和读者的时间观念的一条情节线”，而“从叙事的角度，后一条情节线是包含在前一条情节线之中的；从小说的意蕴的角度，前一条情节线是包含在后一条情节线之中的”^①。郑家建在其代表作《历史向自由的诗意的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中，对《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进行了独特的论述，阐释了时间形式背后的思维意识以及古今杂糅的时间结构。^②叶世祥则重点对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形式意义”是鲁迅小说的本体召唤。在《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③一文中，他从《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角度切入，旨在发现鲁迅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叙事特色以及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张闳的博士论文《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④，从“黑暗”这个独特的时空意象入手，挖掘其中的历史理性与历史经验，“夜”的主题，历史记忆焦虑，逃亡美学等精神特质，对《野草》的内在思维和精神进行了很有特点的阐释，有不少新的发现。又如钱理群的代表作《心灵的探寻》从鲁迅的思维、心境、情感、艺术四类探讨了其心灵的多样性，这其中对时间思维、时间意象的思考是很有

① 王富仁：《叙事学方法的鲁迅小说解读》，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679页。

② 参见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的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58页。

③ 叶世祥：《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④ 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深度的。通过对文本整体以及每个具体篇章在时间上的处理来分析、揭示文本背后所隐藏的创作目的及时间运用对故事的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上的作用。

第三，以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的不相析离性为关注点，洞悉历史语境、时代转型、历史运动与鲁迅文学创作的相互关联和双重建构。王富仁的《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①，以“时间”、“空间”、“人”三者为内核，提出了鲁迅的全部哲学思想是在“文化与民族、文化与人”这个基本框架中形成的，不论是文化，还是民族和人，都是在其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脱离开特定的时空结构，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将是模糊的、游移的、不确定的。用古今中外的视阈来共鉴和互证鲁迅的哲学观念。李俊国在其《时间意识与中国现代写实小说的叙事类型》^②中指出，在时间意识层面，鲁迅拒绝对未来时间（即“新”）维度的任何预设、想象和延展。他自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后的“怀疑”，便一直不愿想象“明日的黄金世界”，更反对历代统治者“将明天的黄金支票预支给人民”的统治术。因此，在鲁迅小说世界里，循环时间是文本的隐性结构，人物性格和命运大都呈现出觉醒—反叛（反抗）—失败（幻灭）—颓唐或沉静（麻木）的历史循环（而非历史进化）特征。李玉明的《论鲁迅〈野草〉的历史意识》^③也是这方面的力作。他认为，鲁迅的历史意识在《野草》中是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观念出现的，它深嵌在鲁迅关于自我及其归宿的认识中，沉淀在鲁

①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5期。

② 《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③ 《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迅关于个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寻找中。在这一历史意识的烛照之下，鲁迅的“自我”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趋向，鲁迅的精神意识特征也出现了新倾向。这实质上也是鲁迅为“自我”开拓人生空间的过程，只是在这种个人人生空间的开拓中，同时也烛照和洞穿了历史的黑暗，历史运动或历史过程因此出现了新的内容，具有了新的质素。

以上研究对鲁迅思想的深化认知无疑是有裨益的，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探究。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其一，上述研究只是从“时间”命题的某些横切面入手进行“共时性”的研究，至于鲁迅整体的时间观，鲁迅时间思想的“历时性”衍变，鲁迅时间意识在他的总体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则付之阙如。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多从鲁迅时间命题的一枝一叶中提取某些观念，并纳入某种理论形态中，而缺乏对其思想作整体层面的把握。这导致对鲁迅时间意识的理解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状况。无疑，对于一个本身存在内在张力和悖论的思想主体而言，任何一种理论对其部分或许适用，但就其整体而言必然就有不恰当、不准确的地方。要把握鲁迅的时间意识，理清其思想中存在的各个悖反现象，就不能从鲁迅思想纷繁复杂的表象中任意取一点作判断，而要对思想作整体的把握，理清其思想的整体结构、建构方式、思维方式等。

其二，上述对鲁迅时间意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其思想“完成状态”的剖析，或者用时代语境中某种思想潮流来印证其时间意识的文化内蕴，而缺乏对其演变过程中复杂性、变异性等因素的重视。尤为突出的是，对其思想内在理路中的一贯性（“常态”）和嬗变性（“变状”）的双重观照还很薄弱，特

别是对其时间意识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生态及相应的社会历史发展状态的相互关联的把握还不够。诚然，鲁迅的时间思维尽管有其一贯的基本路径和呈现方式，但同时又是开放性的，在具体历史境遇中会有偏差、矛盾状况的存在，也正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保持其基本的思维轨迹。可以说，鲁迅时间意识的“常态”与“变状”恰是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参照系。

其三，上述研究多通过文本的内部研究来阐释鲁迅时间意识的思想内涵，未能很好地将外部时代语境援引过来相互比照，彼此印证。而局限于对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化构成和叙事视角的分析，难以切入问题的深层与本质。其时间意识的独特内涵必须放置古今、中外文化空间的对照中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显然，鲁迅时间意识的形成和建构有内外两方面的缘由，既有主体思想的独特体验、价值的不同取向、人生的不同选择，又与主体所处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20 世纪中国这一历史场域孕育和影响鲁迅时间意识的生成。这就要求在对其时间意识进行具体的剖析时，从主体的历史境遇和内部思维两方面来审视其时间意识的本质，在倚重其思想个性的同时，对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具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也应该加以重视。

二 传统历史观的崩溃与现代时间观的开启

“时间”隐藏着人类的生命密码，是考察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进程的重要维度，也规约着人们生存实践的心理结构。可以说，我们如果解开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生活模式背后所潜隐的时间结构，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群